

8
i 24-2



490.9
I-8-8

No. 2064
18; 24-2



富士川文庫

1283

醫學正傳序

夫醫之為道民命死生所繫其責不為不重藉或不經儒術業擅偏門博然不知正道而及幾於操刃以殺人乎。粵自神農嘗百草製本草軒岐著素問越人作難經皆所以發明天地人身陰陽五行之理卓為萬世醫家祖不可尚已。厥後各醫家作踏聖門而探玄微者本易悉舉入若漢張仲

尾州御醫師

法橋 小笠原定菊 氏

御宿願

宰之

醫學正傳序

夫醫之為道。民命死生所繫。其責不為不重。藉或不經。儒術業擅偏門。懵然不知正道。不反幾於操刃以殺人乎。粵自神農嘗百草。製本草。軒岐著素問。越人作難經。皆所以發明天地人身陰陽五行之理。卓為萬世醫家祖。不可尚已。厥後名醫代作。躡聖門而探玄微者。未易悉舉。又若漢張仲



景唐孫思邈。金之劉守真。張子和。李東垣輩。諸賢繼作。皆有著述。而神巧之運用。有非常人所可及也。其所以辨內外異攻補。而互相發明者。一皆祖述素難。而引伸觸類之耳。其授受相承。悉自正學中來也。吾邑丹溪朱彥修先生。初遊許文懿公之門。得考亭之餘緒。爰自母病。刻志於醫。求師於武林。羅太無。而得劉張李三家之

秘。故其學有源委。術造精微。所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旁皆所以折衷前哲。尤足以救偏門之弊。偉然百世之宗師也。東陽盧和氏類集丹溪之書。爲纂要。俾醫者出入卷舒之便。其用心亦勤矣。以愚觀之。尤未足以盡丹溪之餘緒。然丹溪之書。不過發前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耳。若不參以諸賢所著。而互合爲一。豈醫道之

大成哉。愚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之遺風。其於素難。靡不若志鑽研。然義理玄微。若坐曹部。追閱歷四紀。于茲始知蹊徑。今年七旬有八矣。桑榆景迫。精力日衰。每憾世醫多蹈偏門。而民命之夭於醫者不少矣。是以不揣荒拙。銳意編集。以成全書。一皆根據乎素難。綜橫乎諸說。傍通已意。而不鑿以孟浪之空言。揔不離乎正學。

範圍之中。非敢自以為是。而附會以誤人也。且之曰。醫學正傳。將使後學知所適從。而不蹈偏門。以殺人。蓋亦端本澄源之意耳。高明之士。幸毋誚焉。

肯

正德乙亥正月之望

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序

凡例

一凡諸病總論皆採摭內經要旨以為提綱繼之以歷代名醫可法之語間或附以己意以成篇段謹僭列各病之首

一凡脉法皆採摭王叔和脉經要語本經缺者則於歷代名醫諸書採其可法之語以附錄之

一凡方法備載於脉法之後其傷寒一宗張仲景內傷一宗李東垣小兒科多本於錢仲陽其餘諸病悉以丹溪要語及所著諸方冠於

五所序
王齡之序
...

其首次以劉張李三家之方。選其精粹者。繼之於後。外有諸家名醫有理妙方。又採附於其末。以備參攷。

一 凡祖父口傳心授。及自己歷年經驗。方法不敢私匿。悉皆附於諸條之末。與衆共施。本病無者。則缺之。

一 凡自己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或用心以變法。取巧而治愈者。悉附於各條之末。俾後人或可有採擇焉。無者缺之。

一 凡集錄諸賢成方。蓋爲後學設。繩墨耳。學者

不可固執古方。以售今病。故又以丹溪活套

備錄于各條之後。欲使後學執中之有權耳。

一 凡丹溪諸方法。見諸盧氏纂要者。悉錄之。無

遺。但有增而無減耳。惟丹溪醫按不錄。非爲

厭繁。將欲採歷代名醫治驗。總成一書。名爲

古今諸賢醫按。有志未暇。始俟諸歲月云。

一 凡古方分兩重數太多。難憑修合。今悉改爲

小劑。且如一料十貼之數。原方用藥一兩。一

貼。止該一錢。從其輕重。以十取一。惟效東垣

都作一服之義。庶使後學依方修合之便云。

一凡古方云咬咀者今悉改爲細切庶使後學之易曉也。

一凡修製藥石不別立篇自就於各條藥下細注雖若繁瑣庶免鹵莽者忽畧以誤入也。

一凡云用水一盞即今之白茶盞也約計半斤之數餘倣此。

一凡醫學或問五十一條皆愚意設辭以申明先哲言不盡意之義是用書于卷首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爲是煩賢者斤正之勿謂

愚之狂妄也幸甚。
凡例畢

新編醫學正傳卷之一

花溪恒德老人虞 搏天民編集

姪孫虞守愚惟明校正

金陵三山街書肆松亭吳江繡梓

醫學或問 凡五十一條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遂以弘

其攷辯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佗之能經。鷓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刺腹背。瀉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過風。香風者。今人絕不知爲何病也。况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五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

畧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八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泊夫三焦五藏六府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脈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後編。似不爲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冰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爲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

通矣。又下此則王肅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
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叙千金方翼及粗工
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闢其藩垣亦足
以其術鳴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
也。肅雖闡明外臺秘要所言方証符禁灼灸
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
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
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
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
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闡

奧而擷其精華建為五藏方各隨所宜謂肝
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
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
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
散亡出於關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
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
完素睢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為奇
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者
焉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
今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

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
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
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主
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政以吐汗下三法風寒
暑濕燥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
善學者殺入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
氣宜一十九條著為原病式圖奧粹微有非
太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
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
滄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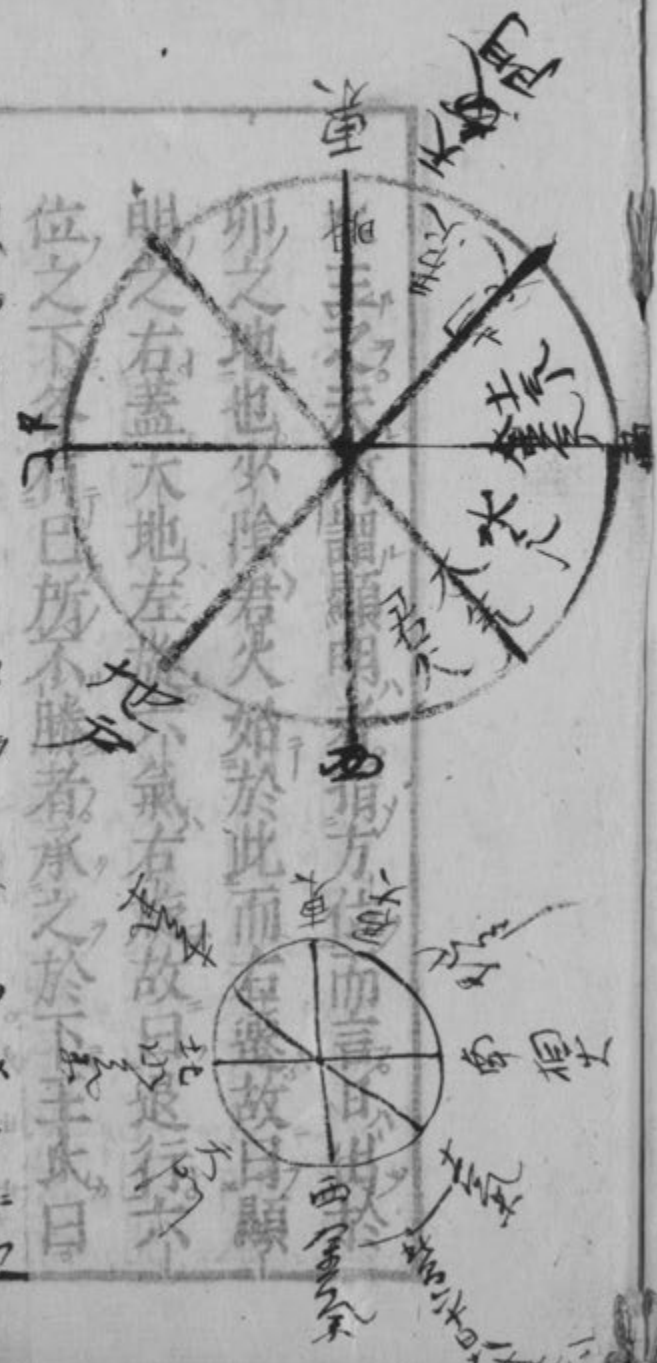
溪朱彥脩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
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
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
二百有九部丁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
多矣若夫歷代名醫今但舉其最者言之耳
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原既得聞命矣未審音子之
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
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三世之書則
為三世之醫子讀三世之書歟為祖父相承

之家學歟。請明言其故可乎。曰：草莽之學，其可云乎。然醫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溪朱彥脩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太無爲之依歸，以醫道大鳴于當世。遐邇咸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齋府君，幸與丹溪生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惟愧夫才疎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爲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元則害承，迺制之義，何如。曰：王安道論之詳矣。其間猶有未悉之旨。請陳其略。如左：黃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承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火氣承之。君風位之下，金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元則害承，迺制也。制則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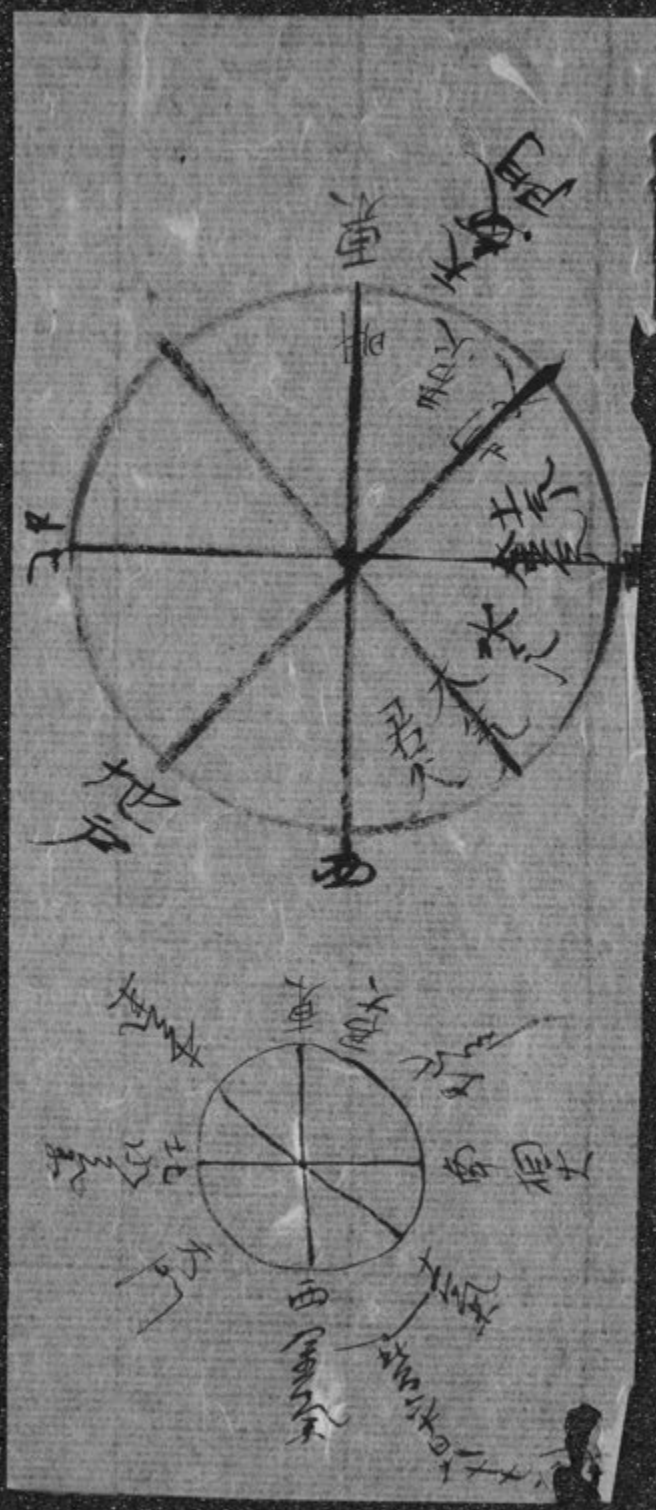
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五行之
 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
 地理分布六方。在歲時分爲六氣。初氣自丑
 至卯。始于大寒而終于春分。厥陰風木主之。
 二氣自卯至巳。始于春分而終于小滿。少陰
 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于小滿而終于
 大暑。少陽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於大
 暑而終于秋分。太陰濕土主之。五氣自酉至
 亥。始於秋分而終于小雪。陽明燥金主之。終
 亥氣自亥至丑。始於小雪而終於大寒。太陽寒



承猶隨也而又有防之之義以下奉上也故曰
 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已一有所亢
 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
 害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太過也害者害承
 者之元氣也夫所謂元氣者總而言之謂之
 一元分而言之謂之六元一元者天一生水

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五行之
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
地理分布六方在歲時分爲六氣初氣自丑
至卯始于大寒而終于春分厥陰風木主之
二氣自卯至巳始于春分而終于小滿少陰
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于小滿而終于
大暑少陽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於大
暑而終于秋分太陰濕土主之五氣自酉至
亥始於秋分而終於小雪陽明燥金主之終
六氣自亥至丑始於小雪而終於大寒太陽寒

水主之夫所謂顯明者指方位而言日出於
卯之地也少陰君火始於此而右遷故曰顯
明之右蓋天地左旋六氣右旋故曰退行六
位之下各有已所不勝者承之於下王氏曰
承猶隨也而又有防之之義以下奉上也曰
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已一有所亢
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
害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太過也害者害承
者之元氣也夫所謂元氣者總而言之謂之
一元分而言之謂之六元一元者天一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循環無端。生生不息。六元者。水爲木之化元。木爲火之化元。火爲土之化元。土爲金之化元。金爲水之化元。亦運化而無窮也。假如火不亢。則所承之水隨之而已。一有亢極。則其水起以平之。蓋恐害吾金元之氣。子來救母之意也。六氣皆然。此五行勝復之理。不期然而然者矣。制則生化者。言有制之常。如亢則制。而生化不息。何害之有。外列盛衰者。言所承者力衰。而所承者極盛。制之不盡耳。在天地

則爲六淫。在人身則爲六疾。害則敗亂者。言無制之變也。所承者衰甚而無氣。故所承者其勢縱橫而不可遏也。在天地則太塊絕滅。在人身則病真而死矣。大略如斯。宋盡詳也。學者宜參考安道之論。斯備矣。

或問丹溪先生格致餘論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諸方。每云。有氣虛有血虛。有陽虛有陰虛。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義何歟。曰。其所謂陰陽氣血之虛實。而以天地日月對待之優劣論

之其理蘊奧難明。非賢者莫能悟其旨也。請
陳其大略如左。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者。在
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乎一體
而論。非直指氣爲陽而血爲陰也。經曰。陽中
有陰。陰中亦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
長是也。姑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
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
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
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
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烏

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
腎經之真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
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柏等藥。或大補陰
丸滋陰大補丸之類。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
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
注曰。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
制陽光也。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
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燥真陰。元陽虛
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藭等辛散淡滲之劑。恐
反開腠理而泄真氣。昧者謂氣虛即陽虛止

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屬。血虛即陰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芪之類。殊不知東垣有曰。陽旺則能生陰血。此陰陽二字。又曰。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耆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虛者。將爲勞極。參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虛者之所忌也。如黃汝言之通達。亦未明此理。其所著明鑿雜著。謂近世治病。但見虛證。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宜若是。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邪。是謂血病治

氣則血愈虛耗。又曰。血虛誤服參芪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蓋甘溫助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又曰。婦人產後陰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發熱。止可用四物湯補陰血。而以炙乾姜之苦溫從治。而收其浮散。使歸依於陰。亦戒勿用參芪也。丹溪曰。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既曰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非參芪等藥。何以收救其散失之氣乎。噫。汝言之論。何其與東垣丹溪俱不合耶。世之膠柱調瑟者。比比皆是。予不

容不辯也。

或問古有四診之法何謂也曰形聲色脉四者而巳今人惟效脉法但知其一二而遺其三焉請陳其理如左夫形診者觀其形以知其病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當瀉不當補形氣有餘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急當補之不可刺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皆有

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又曰形肉既脫九候雖調者死又曰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胃中之府背曲肩垂腑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凡此之類皆形診之謂也夫聲診者聽其聲以驗其病也經曰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廼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歛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叔和云

又病聲嘶者死。小兒病忽作鴉聲者死。東垣曰：言語先輕後重，高厲有力，是為外感有餘之證；言語先重後輕，沉困無力，是為內傷不足之證。凡此之類，皆聲診之謂也。色診者，視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經曰：赤欲如鳥裹，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又曰：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炁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

也。青如翠羽者生，黃如蟹腹者生，赤如鷄冠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如縞裹，生於肺如縞裹，紅生於肝如縞裹，生於脾如縞裹，括裏實生於腎如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欲觀五藏之五邪，當鞫四時之令色。經曰：從前來者為實邪，子能令母實也。從後來者為虛邪，母能令子虛也。從所勝來者為微邪，妻乘夫位也。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鬼賊為害也。自病者為正邪，本經自傷也。假如春令木旺。

病者其色青而帶赤是為實邪。雖病易治。法曰實者瀉其子。其色青而帶黑是為虛邪。病亦易治。法曰虛者補其母。其色青而帶黃是為微邪。尤為易治。法曰微者逆之。謂正治也。其色青而帶白是為賊邪。難治。故多死。法曰甚者從之。謂反治也。若但青如蒼壁之澤。遇是正邪。本經自病。勿藥而愈。四時皆做此而推。又四時皆帶紅黃為吉。青黑為凶。若此之類皆色診之要訣。學者其可忽乎。

或問傷寒之邪中人。固無定體。然手足各有六

經。何故只傳足之六經。而不及於手之六經乎。劉草窓謂足六經屬水土木。蓋水得寒則冰。土得寒則坼。木得寒則葉落枝枯。手之六經惟屬金與火。蓋火勝水而能敵寒。金得寒而愈堅剛。其理甚明。將何以議之乎。曰言似近理而實不然者也。請陳一得如左。蓋人之有身。頂天履地。身半已上。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地氣主之。是以上體多蒙風熱。下體多感寒濕。其為六節之氣。前三氣時值春夏。其氣升浮。萬物生長。故人之身半已上。應之後三

氣時值秋冬其氣降沈故人之身半已下應
之自十月小雪之後為六氣之終太陽寒水
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
而客入於足太陽膀胱之經同氣相求故也
又曰熱先於首而寒先於足其義亦通寒邪
鬱積既久次第而傳於陽明少陽以及三陰
之經皆從足經傳始而漸及於手之六經而
已矣此人身配合天地之理不期然而然也
何疑之有哉

或問三焦為府有以心胞絡為藏者有以命門

為藏者脈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或謂三焦
與心胞絡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而其位俱在
胃膈之中或謂心胞絡乃胃中之脂膜又或
謂之裹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其孰非而孰
是歟請明以告我曰其理蘊奧甚矣難言雖
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醫乎請略
陳其梗槩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者乎地者
必有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
在地有火土金水之五行在天則有風熱
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天地其五藏六府

之具於身者。與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合符節。是故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藏府爲肝。爲膽。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藏府爲心。爲小腸。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人藏府爲脾。爲胃。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藏府爲肺。爲大腸。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藏府爲腎。爲膀胱。五者之外。又有相火。遊行於天地上下氣交之中。故合爲五運六氣。人身之相火。亦遊行于腔子之內。上下盲膜之間。命名三焦。亦合於五藏六府。丹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

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夫內經以心胞絡爲藏。配合三焦而爲六藏六府。終爲十二經也。其兩腎本爲一藏。初無左右之分。越人始分之。亦未嘗言其爲相火之藏。王叔和始之說。以三焦合命門爲表裏。亦有深意。寓焉。蓋命門雖爲水藏。實爲相火所寓之地。其意蓋謂左屬陽。右屬陰。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火。靜守常而主乎水。動處變而化爲火者也。然而相火固無定體。在上則寄于肝膽胞絡之間。發則如龍火飛躍于霄漢而爲雷霆也。在

下則寓于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于湖海而為波濤也。或曰。嘗聞人身之有府者。若府庫然。能盛貯諸物之名也。若大小腸胃膀胱膽五府。皆有收受而盛之者。未審三焦為府。何所盛乎。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函乎腸胃之總司也。曾中有膜之上。曰上焦。有膜之下。曰中焦。膈之下。曰下焦。總名曰三焦。其可謂之無收受乎。其体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六藏五府之外也。其心胞絡。實乃裹心之膜。包于心外。故曰心胞絡。其系

與三焦之系連屬。故指相火之藏府。皆寄于曾中。此知始而未知終也。其餘諸說。皆展轉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願俟知者再論。

或問。東垣用藥。多以升陽益胃。目之而悉。以升麻柴胡之類。佐之何與。曰。夫天地四時之令。春夏之氣溫而升浮。則萬物發生。秋冬之氣寒而降沉。則萬物肅殺。人自天地常欲使胃氣溫而升浮。而行春夏生發之令。不欲使胃氣寒而降沉。而行秋冬肅殺之令耳。又升麻能令清氣從右而上。達柴胡能使清氣從左

而上達經曰清氣在下則生殞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是以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而無已上等證又參芪等補劑皆味厚而氣滯者若不以下升柴等藥提之何以得行於經絡肌表而滋補哉或曰東垣生於北方天傾西北陽氣下陷此法固宜恐東南方土不宜也曰地不滿東南土氣下陷故脾胃之氣不升脾胃之氣不升則上脘不通穀氣不行而內傷之病作矣是以此法尤利於東南方也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為有痰有食胃中迷悶者固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脈審證明白知是虛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等湯遂致胃中滿悶難當醫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柴二物用酒製炒更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芪之氣及引升麻直抵下焦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芪等補藥不致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或問六淫之邪。當從內經六氣之太過為是也。昔醫和對晉平公之文。不曰風寒暑濕燥火。而曰陰陽風雨晦明。何也。曰。雖異而理實同焉。彼謂陰淫寒疾者。即太陽寒水之令太過。而為春疾也。陽淫熱疾者。即少陽相火之令太過。而為熱疾也。風淫末疾者。即厥陰風木之令太過。而為末疾也。雨淫腹疾者。即太陰濕土之令太過。而為腹疾也。晦淫感疾者。即陽明燥金之令太過。而為疫疾也。明淫心疾者。即少陰君火之令太過。而為心疾也。或

曰。陰陽風雨。即為寒熱風濕之疾。彼此固膠合矣。所謂晦淫感疾。與明淫心疾二者。似不相符。請明以告我。曰。歲金太過。燥令大行。入睛不雨。黃埃蔽空。日月不明。當為疫癘之疾。山嵐瘴氣是也。感當作疫。傳寫之誤耳。君火太過。熱令早行。火為離明之象。故曰明淫如內經所謂。天明則日月不明是也。少陰君火司令。故曰心疾。春分至小滿時。大熱也。有釋明為晝明。晦為夜晦。感為蠱惑。心志皆非也。夫晝明夜晦。天道自然之理。何淫之有其蠱

惑心志者亦非天地之淫邪也。學者宜再思之。

或問飲食同入於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且如膀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固可出不知從何而入乎。又何其如是之清乎。曰經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爲常也。夫胃爲倉廩之官無物不受全藉脾土轉輸而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爲粗滓下出

幽門達大小腸而爲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條焉而化爲氣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爲汗液津唾助血脈益氣力而爲生生不息之運用也。其清中之濁者下入膀胱而爲溺以出乎小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爲濁氣既入而在膀胱之內者即化爲水是故東垣有曰飲者無形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覆乎脾胃之上即如天之覆於地之上也。經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而爲雲天氣下

而爲雨水入於胃。輒化氣而上升。亦猶天降霖雨於地。倏焉化氣上騰。而爲雲。又復化爲霖雨而下降也。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異。多寡壯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也。曰。壯者如春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人如秋冬之氣。降者多而升者少耳。或曰。降多即小便多。升多者未見其爲何物。而出於上竅焉。曰。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爲器。不可論其

涵容之量。人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宜再思之。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一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是故腎元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之人多壽。大元氣反衰乎。瘦黑之人多壽。延元氣反盛乎。曰。丹溪謂白者肺氣弱。黑者腎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內經五常政大論云。陰

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南
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
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
王註曰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
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
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
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故夭折或曰
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見於天地之四
方者既得聞命矣而具於人之五藏者未之
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西北二方在入爲

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南
二方在入爲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藏常恐
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
方等語卽此之義也夫腎水既實則陰精時
上奉於心肺故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
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
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陰精所奉於
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一虛則無以制
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
胞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

之水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故令人夭折也。大抵王冰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藏論皆不失內經之旨同歸於一理也。學者詳之。

或問經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夫病在上者法當用木香檳榔等藥以降之病在下者法當用升麻柴胡等藥以提之理宜然也。其或泄痢脫肛後重大孔痛不可忍是爲氣下陷也。法當舉之以升麻柴胡和之以木香檳榔若夫四藥同劑不無升降

混淆奚有歸一治病之功邪。曰天生藥石治病各逞其能如張仲景制大柴胡湯用柴胡大黃同劑以治傷寒表裏俱見之證然柴胡升而散外邪大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和而愈。今用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木香檳榔自能逐邪氣而下降故使脫肛舉而後重除故可同劑而成功矣。何疑之有哉。欲用藥者宜倣此而擴充之可也。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無異不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猶謂左腎屬水

而右腎屬火又指右腎爲命門以配三焦之
經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二腎
即造化天上一生水之義今以水火岐之冰炭
相反何歟曰予嘗私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
內經以心胞絡爲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於
經也其兩腎本爲一藏初未嘗有左右之分
而越人始分之亦不言其爲相火之藏叔和
立說以二焦合命門爲表裏亦有深意存焉
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孕於其中
陽既孕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

經所謂靜屬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
陽歸之陰而成孕有也又謂腎爲作強之官
伎巧出焉陽性之陰而化生者也是故腎爲
一藏配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
之形有二象而言者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
柔而命爲五藏之根元也以左爲陰右爲陽
陰爲水陽爲火水爲血火爲氣於是左腎之
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
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藏之於腎猶枝葉之出
於根也雖然但不可猶指右腎爲命門耳經

曰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
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按王註靈樞經
云命門者目也抑考明堂銅人等經命門一
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夫
兩腎固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雖為水
藏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水中之龍火因
其動而發也愚意當以兩腎總號為命門其
命門穴正象門中之張闔司開闔之象也惟
其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
乎龍雷之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

指乎右腎為相火以為三焦之配尚恐立言
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為何如

或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
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何謂也
曰王太僕已有詳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
如左夫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者言造化
勝復之理少而壯壯而衰衰而復生循環無
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而復生其理實在
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食於壯火也
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於少火也壯火散

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言耳。蓋火不可無。亦不可少。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乎真陰。壯則燒燼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往不復。夫火壯而亢。極則兼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迺制也。又曰。制則生化。故壯火衰而少火復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藏之道。即此理也。以入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養真陰。是故名爲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心脾肺以及五府相繼而生。

五藏五府之外。又有胞絡相火遊行於三焦之間。故以三焦爲配。二者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蓋相火無定位故也。抑攷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乎。管見如斯。未知是否。或問。越人難經第一難中所謂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又曰。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夫

寸口一脈何以能決藏府死生吉凶乎。鷲峯熊氏註爲右寸謂右寸之屬肺也。四明張氏如註爲兩寸謂脈會太淵穴也。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與。請明以告我。曰古聖立法以三部九候決人死生以六藏六府分配於六部之中故可以驗人藏府之吉凶也。殊不知內經言寸口者頗多。悉兼關尺而言也。太槩古人以寸口爲六脈之總名耳。不然內經何以言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

痛若此之類莫能盡述。先哲註謂中手爲醫者之中指也。然則非病者之關脈乎。夫越人之難經因內經而作故有是語。今之註者皆以已意妄釋故與經旨不合。學者其再思之。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源所謂生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

絕於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釋者皆指爲兩尺。兩尺既絕，何謂寸口脈平？何不言尺中腎脈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甚。曰：此言寸口脈平而死者，亦兼關尺而論也。腎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或曰：臍下中行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曰：各開寸半爲第二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寸半，腎腧穴也。故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爲腎之根也。又若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由實爲生氣。

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或曰：寸口既平，奚疑其死乎？曰：此爲病劇形脫者論耳。內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者，人形羸瘦，大肉已脫，雖大脈平和，尤當診候足陽明之衝陽與足少陰之太谿二脈。或絕更候臍下腎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絕，雖三部平和，其死無疑矣。醫者其可不詳察乎？
或問：內經有曰：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而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

素所能也。素非所能，因病而不食，反能登非
如常之處，豈有是哉？曰：難經有云：重陽者，狂，重
陰者，顛。又曰：顛多喜而狂多怒。所謂重陽者，
三部陰陽脈皆洪盛而牢，故病強健而有力。
故名曰狂。謂重陰者，三部陰陽脈皆沉伏而
細，故病罷倦而無力。故名曰顛。嘗見東陽樓
氏一少年病狂，一日天風大作，忽飛上于邑
東之塔巔，且歌且哭。其塔實無容步之階，眾
皆以為恠，予思龍乃純陽之物，伏蟄于海內，
其身上有鱗甲且無羽翼，遇陽氣升騰之日，

則借風雲之勢而能飛騰，即此義也。奚足為
恠哉？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
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臟者傳其子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病傳肝，肝病傳
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
傳者死也。間臟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
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
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
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傳而已，謂一藏不再傷。

按其數乃有四藏不再受傷且其間藏之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明辯以釋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藏不再傷當作三藏不再傷其傳寫之誤耳蓋虛勞之證必始於腎經五藏從相尅而逆傳已盡又復傳於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傳彼之三藏矣其有從相生而順傳者蓋腎水欲傳心火却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然後傳心火次第

由順行而及於彼之三藏而有生生不息之義故曰間藏者生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詳其用曰長流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里水曰半天河水曰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露花水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曰菊英水曰潦水曰甘爛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許多之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長流水者即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不可泥

於千里者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故
取以煎煮手足四末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
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湍上峻急之
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持取以煎煮
通利二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
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以治下焦腰膝之
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漫流洄
瀾之水也以其性逆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
吐痰飲之劑也曰半天河水者即長乘君按
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落頭管內之積

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汚濁之
氣故可以為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
水者立春日空中以器盛接之水也其性始
得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
不升之藥也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
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曉露
之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即有孕取其資
始資生發育萬物之義耳曰秋露水者其性
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可取以烹煎殺祟之藥
及調付殺癩虫疥癬諸虫之劑也曰井花水

者。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六一真精之氣浮
結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劑及修煉
還丹之用今好清之士每日取以烹春茗而
謂清利頭目最佳其性味同於雪水也曰菊
英水者蜀中有長壽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
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一二三百
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曰採其花英浸
冰烹茶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中新汲未
入缸甕者取其清潔無混雜之劑故用以烹
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器盛於水以物揚躍使

水珠沫液盈於水面其水與日窟水性同取
其味甘溫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證等藥
也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去
處新土科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
土氣內存故可以煎熬調脾進食以補益中
氣之劑也夫本草雖有諸水之名而未詳言
其用今故述之以爲後學之矜式云。

或問丹溪治腫脹之証專主乎土敗木賊濕熱
相乘爲病東垣又多主乎寒言病機諸腹脹
大皆屬於熱之語乃言傷寒陽明經大實大

滿之證也。又云。熱脹少而寒脹多。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歟。曰。東垣北方人也。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有是論。我丹溪先生生長於東南之地。故病此者。盡因脾虛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或曰。二說不同之義。既得聞命矣。而丹溪治腫之大法曰。必須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源。斷妄想以保母氣。卻鹽味以防助邪。以太劑人參白朮補脾。使脾氣得實。自能健運升降。此千載不易之定論。萬舉萬全之

妙法也。活人多矣。嘗用此法以治黃腫之證。反加悶亂增劇不安。改用香附蒼朮厚朴之劑。反獲全功。竊思水腫與黃腫。皆是濕熱傷脾所致。何治法之不同。與曰。夫水腫之証。蓋因脾土虛甚。而肝木太過。故水濕妄行。其中雖有清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以參朮為君。而兼以利水清金去濕熱之藥。此標本兼該之治。故有十全之功也。彼黃腫者。或酒疽或穀疽。沉積頑痰。膠固鬱結於其中。故或為痿痺。或為積聚。是以積于中而形于外。蓋因

土氣外形而黃也。故宜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其土氣之敦阜。用鐵粉青皮之類以平其木氣之有餘。加以麩藥助脾消積。退黃之後仍用參朮等補脾之劑以收十全之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證之藥易而治之禍不旋踵。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飢甚方食而食反不運化多為嘔吐吞酸等證何也。曰飢而即食渴而即飲此造化自然之理也。飢不得食胃氣已損脾氣已傷而中氣大不足矣。遇食大嚼過飽益甚是以大

傷胃氣輕則吞酸惡心重則惡寒發熱而為內傷等病者多矣。又或負重遠行辛苦飢甚遇食太過則四體倦怠矣。若又強力復行適遇風雨外襲遂成內傷扶外感之證。或為腫脹危篤之疾。養生君子切宜防微杜漸戒之戒之。

或問鍼法有補瀉迎隨之理固可以平虛實之證其灸法不問虛實寒熱悉令灸之其亦有補瀉之功乎。曰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

灸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義也。其鍼刺雖有補瀉之法。予恐但有瀉而無補焉。經謂瀉者迎而奪之。以鍼迎其經脈之來氣而出之。固可以瀉實也。謂補者隨而濟之。以鍼隨其經脈之去氣而留之。未必能補虛也。不然內經何以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無刺大勞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驚人。又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不可刺刺之重竭其

氣者者。絕滅壯者。不復矣。若此等語。皆有瀉無補之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虛損之疾。世俗例用局方十全大補湯以補之。其方實爲諸虛之關鍵也。用參芪苓朮甘草以補氣虛。用芎歸芍藥地黃肉桂以補血少。吾子將何以議之乎。曰此藥乃氣血兩虛之劑。或血虛而氣尚實。或氣虛而血尚充者。其可一例施乎。內經曰。毒藥以治其病。蓋藥性各有能毒。然中病者藉其能以獲安。不中病者徒惹其毒以增病耳。假如心脾二經

虛損當以茯苓補之。虛而無汗及小水虛少者服之有功。虛而小便數者多服則令人目盲。虛而多汗者久服損真氣。夫人天年以其味淡而利竅也。又如肺氣弱及元陽虛者當以黃芪補之。然肥白人及氣虛而多汗者服之有功。若蒼黑人腎氣有餘而未甚虛者服之必滿悶不安。以其性塞而閉氣也。甘草爲健脾補中及瀉火除煩之良劑。然嘔吐與中滿及嗜酒之人多服必斂膈不行而嘔滿增劇。以其氣味之甘緩也。川芎爲補血行血

清利頭目之聖藥。然骨蒸多汗及氣弱人久服則真氣走散而陰愈虛甚。以其氣味之辛散也。生地黄能生血脉。然胃氣弱者服之防損胃不食。熟地黄補血養血。然痰火盛者恐沉膈不行。人參爲潤肺健脾之藥。若元氣虛損者不可缺也。然久嗽勞嗽咯血鬱火在肺分者服之必加嗽增喘不寧。以其氣味之甘溫滯氣然也。白芍藥爲涼血益血之劑。若血虛腹痛者豈可缺歟。然形瘦氣弱稟賦素虛寒者服之恐伐發生之氣。以其氣味之酸寒

也。藥性能毒未易悉舉。學者宜究本草之詳。不可妄施以殺人。

或問脈經謂一息四至以上為無病常人之脈。今見無病之人或有一息五至有奇者。有一息三至無餘者。何如是之異乎。曰生成之脈豈無緩急遲數之殊歟。經曰性急脈亦急。性緩脈亦緩。大抵脈緩而遲者多壽。脈急而數者多夭。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蓋氣血者人身之神也。脈急數者氣血易虧。而神機易息。故多夭。脈遲緩者氣血和平。

而神機難損。故多壽。先哲論江海之潮。則天地之嘘吸。晝夜止二升二降而已。人之呼吸。晝夜一萬二千五百息。故天地之壽。攸久而無疆。人之壽延者。數亦不滿百也。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有人寸關尺三部之脈。按之絕無形跡。而移於手陽明經。陽絡與合谷之地。動者何歟。曰手太陰經肺與手陽明大腸一藏一府相為表裏。其列缺穴。乃二經之絡脈。故脈從絡而出於陽明之經。此為妻乘夫位。地天交泰。

生成無病之脉耳。學者可不曉歟。
或問婦人產後之證。丹溪爲當以大補氣血爲
主治。雖有雜証以未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
不可作風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証。
悉宜大補氣血乎。曰。詳主未二字。其義自明。
若夫氣血大虛。諸証雜操。但虛而無他証者。
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冒風寒者。
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太
陰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
未盡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

後大補經曰。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
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丹溪主未二
字。即標本之意耳。臨證之際。其於望聞問切
之間。豈不可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豈非刻
舟求劍之術耶。

或問。妊娠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
五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
分娩。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歟。曰。其按月行
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
養胎之外。其血尤有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

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脈故血
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血胎雖
不隨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予曾見有
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
者往往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胚胎難長故耳
凡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大補氣血之藥以
培養之庶分娩之無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
能謹以致氣血虛故也請問其旨何歟曰蓋
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今人未諳此

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
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
則胎息羸弱日月既足子如夢覺即欲分娩
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
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
此爲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夢寐未醒
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
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致橫生逆產
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
急服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亞血道

路通達庶有速產之功。醫者少可不知此意。或問山居野處之地云有狸魅之患。誠有此歟。否歟。曰妖祟為患自古有之。非獨老狐成精。至於人家。猫犬亦有善為妖者。犬抵被其惑者。皆性淫而氣血虛者也。故邪乘虛而入耳。未有正人君子血氣充實者而被其惑焉。治法必滋補其真陰以壯其正氣。安養其心神以御其邪。房幃之內罅隙不通。邪何由而入焉。若以師巫降童等邪術治之。則神愈不安。決無可廖之理。過斯疾者可不謹歟。

或問中風之候皆半身不遂。其有遷延歲月不死者何也。曰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邊之枝幹先萎耳。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言動物也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言植物也夫神機未息亦猶氣化之未絕耳。故半身雖不運用然亦未至於機息而死也。古所謂癱瘓者亦有深意存焉。言癱者坦也。筋脉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換也。血氣散漫換然而不用也。或曰其為治之法與諸痺同乎。曰不同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故曰痛痺。骨筋

水沈

制曰著痺者而曰行痺走痛曰周痺周身皆邪
氣有餘之候也其癱瘓者或血虛或氣虛皆正
氣不足之証其治法故不同也惟痿痺屬血
虛麻痺屬氣虛與癱瘓治法大同而小異焉
學者宜加詳察毋蹈乎實實虛虛之覆轍云
或問雀目之證遇晚則目不見物至曉復明此
何病使然曰是則肝虛之候也或曰肝常虛
其有餘然亦有不足者乎曰邪氣盛則實正
氣奪則虛其人素稟血虛適遇寅申二年少
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火炎於上木鬱

于下夫胞絡相火既盛則心血沸渾而乾涸
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蓋心出血
肝納血心血既涸則肝無攸受經又曰目得
血而能視緣肝開竅于目肝既無血則目昏
而不明矣或曰目昏不明既得聞命矣其晚
暗而曉復明者何也曰木生於亥旺於卯而
絕於申至於酉戌之時木氣衰甚遇亥始生
至日出於卯之地木氣稍盛而目復明矣雖
然終不能瞭然如故或曰雀目之患終變為
黃張而死何也曰木絕於申乃水土長生之

地木氣養和土氣敦阜經謂氣有餘則制已
所勝而侮所不勝此土氣有餘而侮所不勝
之木也或曰治法何如曰先宜地黃芩歸等
藥以補益其腎肝之不足次用厚朴蒼朮陳
皮之類平其土氣之有餘此乃畧示端倪耳
醫者自宜臨岐斟酌而處治之慎不可按圖
而索驥也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為犯土謂犯其土皇
也或安碓或作竈或浚井填塞開通溝渠等
事適遇小兒氣喘遂云犯土無疑矣輒邀術

士退土或書符命貼於動土之處或呪法水
焚符調服或按家之九宮謂土皇居於何宮
太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之土與兒飲之能
釋土皇之厄而喘定聞亦有驗者夫歷代醫
書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証為黃冠之
流鑿治歟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由
風寒外束腠理壅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為
病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散或三拗湯等劑
使腠理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矣或因吐
瀉之後而中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錢

氏益黃散。東垣補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泡放溫飲之。其喘立定者。有之。蓋脾土大虛。必借土氣以培益之。其術士窺竊此意。而巧立名色。而謂太陽之土能安土也。夫小兒之證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肺脹氣促而喘。縱取太陽土。盈益以沃之。亦莫能救其萬一。鑿者自宜檢方按法調治。毋聽末流之俗。以致惑焉。

或問婦人懷鬼胎者。何歟。曰。晝之所思。為夜之所見。凡男女之性。雌而虛者。則肝腎之相火

無時不起。故勞怯之人。多夢與鬼交。夫所謂鬼胎者。偽胎也。非實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古方有云。思想無窮。所願不遂。為白淫白濁。流於子宮。結為鬼胎。迺本婦自己之血液。姪精聚結成塊。而胸腹脹滿。儼若胎孕耳。非偽胎。而何哉。曰。嘗閱滑伯仁醫驗。謂仁孝廟廟祝楊未成一女。薄暮遊廟。無見黃衣神覺。心動。是夕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仁治。診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之藥。下如科斗魚目者。二升許。遂安。此非遇

神交乎。曰有是事而實無是理。豈有土木爲形能與人交而有精成胚胎耶。噫非神之惑於女。乃女之惑於神耳。臆度此女年長無夫。正所謂思想無窮。所願不遂也。有道之士勿信乎邪說之惑焉。

或問。醫家能成集運氣全書。及撰爲傷寒鈔法。以病者之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筭五運六氣。與傷寒六經証候。無不吻合。謂某日當得其經。其經當用其藥。而以張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

麻黃湯。有汗桂枝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証察脈。但推其病在此經。即用此經之藥。實爲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可不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爲戲玩耳。竊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爲五運。以十二支合而爲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草莽野人而

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為運氣於法取仲景
 之方以治之是蓋主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
 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行瘟疫謂春
 有青筋率證其候頸背雙筋牽急先寒後熱
 腰強急脚縮不伸胸中欲折或眼黃項背強
 直夏有赤脉攢証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
 驚動不定秋有白氣狸証其候經絡壅滯皮
 毛豎發泄体熱生斑氣喘引飲冬有黑骨
 瘋証其候腰痛欲折胃脇如刀刺切痛心腹

雙清

聖

功

可

錄

卷

生

核頭重

一寸光

陰

不可

輕

性性

廣

性

性

性

性

諸証何

包義神神帖

詩書百遍

義

自

通

性

之千古

一寸

光

陰

不可

輕

性

著述方

強勉

勉

勉

勉

勉

歎安常

書以爲後學不知重其友其言欺世罔
 俗哉姑錄之以俟達者再論

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為運氣於法取仲景
之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
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

或問麗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行瘟疫謂春
有青筋率證其候頸背雙筋牽急先寒後熱
腰強急脚縮不伸胸中欲折或眼黃項背強
直夏有赤脉攢証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
驚動不定秋有白氣狸証其候經絡壅滯皮
毛豎發泄体熱生斑氣喘引飲冬有黑骨
瀉証其候腰痛欲折胃脇如刀刺切痛心腹

膨脹四季有黃肉隨證其候頸下結核頭重
項直或皮肉強硬而隱隱發熱嘗聞醫有賢
愚疾無今古近年以來未嘗有已上諸証何
今古之不同歟請明言其故幸甚曰瘟疫之
證素無定体或氣運之變遷或世情之不同
愧予年踰八秩畧未見此異証或世有之而
予未之見歟抑亦見之而予未之識歟安常
稟出類拔萃之資為一代名世之士著述方
書以為後學之矩範豈好為異說以欺世罔
俗哉姑錄之以俟達者再論

鍾清

聖

功

鍾

生

一寸光

陰不可輕

性性

廣

仁

濟

包義神

北山

橋

橋

橋

遠志百遍義自通

廿

強勉

勉

勉

勉

一寸

光陰

不可輕

勉

強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聖散子方謂出於蘇子瞻尚書所傳文謂其方不知所從來而故人巢君穀世寶之以治瘟疫之疾百不失一安常讚曰自古論病惟傷寒至爲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法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尔無恙藥性少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殆

不可以常理詰也時疫流行平且輒煮一金不問老少良賤各飲一大盞則時氣盡矣其門平居無病能空腹一服則飲食甘美百疾不生真濟世衛家之寶也吾子何不遵其法多合以濟世之瘟疫豈非積德之一事乎曰予閱其方殆與鑿道不合蓋其藥味止是燥熱助火之劑別無祛邪除瘴之能如黑附子高良姜良茱萸石菖蒲麻黃細辛半夏厚朴肉豆蔻防風藿香豈非辛烈燥熱之劑乎其有茯苓蒼白朮藁本猪苓澤瀉獨活甘草梢

溫不熱雖有柴胡芍藥枳殼三味之涼恐一
杯之水難救一車薪之火夫熱藥治熱病素
間謂之從治又謂之反治又謂之劫劑然此
方必當時適遇瘟疫之身熱無汗或日期已
過邪氣欲去正氣將復之際偶投一服二服
劫而散之者有之由是衆皆以爲得神仙之
法爭錄其方以傳于世政所謂訛上傳訛也
豈可以大金煎煮令一家俱飲乎又豈可令
無病之人空腹服此熱藥乎用藥者若不執
之以理而謂不殺人者予未之信也安常爲

一代之名醫而載此方於傷寒論中而謂能
博施濟衆亦賢者之過焉

或問發痧之證古方多不該載世有似寒非寒
似熱非熱四體懈怠飲食不甘俗呼爲痧病
其治或先用熱水蘸搭臂膊而以芎麻刮之
甚者或以針刺十指出血或以香油燈照視
身背有紅點處皆烙之已上諸法皆能使腠
理開通血氣舒暢而愈此爲何病又何由而
得之乎曰內經名爲解休原其所因或傷酒
或中濕或感冒風寒或房事過多或婦人經

水不調血氣不和皆能為解你証與砂病相
似實非真砂病也夫砂病者嶺南煙瘴之地
多有之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註云蜮
短狐也江淮間多有之能含砂以射水中人
影唐詩云射公巧俟遊人影亦謂此也人不
見其形若被其毒輒為寒熱而病一曰蜮如
鱉有三足一名射影病瘡如疥痺雅曰有長
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土弩以
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我鳥能食之
本草云溪毒砂虱水弩射工蜮短狐鰕鬚之

類俱能含砂射人被其毒者則憎寒壯熱百
體分解若傷寒初發之壯彼土人治法以手
捫摸痛處用芋葉或甘蔗葉捲角入肉以口
吸出其砂外用生大蒜搗膏封貼瘡口即愈
諸虫惟鰕鬚最毒若不早治十死七八其毒
深入於骨若鰕鬚之狀其瘡類乎疔腫彼地
有鷓鴣鴉等鳥專食已上諸虫凡遇此病
即以此鳥毛翼燒灰服之及籠此鳥於病者
身畔吸之其砂聞氣自出而病安也其他無
此諸虫之地實非真砂証也管見如斯學者

更宜傳訪以長見聞可也。

或問痞與痰癖積聚癥瘕病雖似而其各各不同請逐一條陳其說以曉後學可乎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謂天地不交之否內柔外剛萬物不通之義也物不可以終否故痞久則成脹滿而莫能療焉痰癖者懸絕隱僻又玄妙莫測之名也積者跡也挾痰血以成形跡亦鬱積至久之謂爾聚者緒也依元氣以爲端緒亦聚散不常之意云癥者徵也又精也以其有所徵驗及久而成精萃也瘕者假也又

退也以其假借氣血成形及歷年遷遠之謂也。大抵痞與痰癖乃胸膈間之候積與聚爲肚腹內之疾其爲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見于男子。其癥與瘕獨見于膈下是爲下焦之疾。故常得于婦人。大凡腹中有塊不問積聚癥瘕俱爲惡候切勿視爲尋常來兌而不求醫早治。若待脹滿已成曾腹鼓急雖倉扁復生亦莫能救其萬一。邁斯疾者可不懼乎。或問世有巫蠱魘魅之術云可呪人致死果有此乎否乎。曰有此事而實無此理也。夫蠱毒

魘魅之術皆閩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
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
興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
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
書其名作紙指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呪
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
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不仁而
置之極刑於中而常赦所不原也或

大明律卷之四十一曰謀及二謀人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
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曰今之夢寐中而常屬者似有鬼神所附之
狀何也曰然夢寐間常屬者蓋火起於下而
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豈有
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科今何不用曰禁呪
科者即素問祝繇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為
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
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斥惡氣其証如醉
如痴如為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証可
以借呪語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

魘魅之術皆闖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
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
興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
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
書其名作紙指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呪
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
之理夫上帝好生爲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
無殺人之驗律法何以該載曰造律之士皆
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不仁而
置之極刑於下惡之中而常赦所不原也或

曰今之夢寐中而常魘者似有鬼神所附之
狀何也曰然夢寐間常魘者蓋火起於下而
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豈有
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科今何不用曰禁呪
科者即素問祝繇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爲
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
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斥惡氣其証如醉
如痴如爲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証可
以借呪誥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

大明律卷二十
一曰謀反
二曰謀逆
三曰謀叛
四曰惡逆
六曰大不敬
七曰不孝
八曰睦
九曰不義
十曰內亂

之書行于世。今流而為師巫為降童為師婆而為扇惑人民。嗚呼！取財之術。噫！邪術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或問丹溪所謂有外感挾內傷者。有內傷挾外邪者。其證何如。而見當以何法而治。請詳以語之。曰。假如先因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而其體已解。休又為感冒風寒而作。其証必惡寒發熱。頭身俱痛。右手氣口及關脈則大於左手。人迎及關脈二倍。而兩手陽脈俱有緊盛之勢。此內傷重而外感輕。謂之內傷挾外邪。

也。治法必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主。加以防風羌活柴胡之類。或先因秋冬之月。觸冒風寒。鬱積已久。欲發未發之間。而加之飲食勞倦。觸動而發。其証必大惡風寒。頭身大痛。而大發熱。左手人迎及關中脈則大於右手。氣口及關脈二倍。而兩手陽脈亦各有緊盛之勢。此外感重而內傷輕。謂之外感挾內傷也。治法必以仲景傷寒論六經見証之藥為主。治少加以補中健脾之劑。夫外感重者宜先攻而後補。攻者汗下之類。內傷重者宜先補而後

攻二證俱重宜攻補兼施或曰勞倦飲食二者俱甚而爲大熱之証欲補則飲食填塞胸中恐愈增飽悶欲消導則恐元氣愈虛而病益甚其將何法以處治乎曰此政王安道所論不足中之有餘証也必宜攻補兼施以補中益氣湯間與丹溪導痰補脾飲加神麩麥芽之屬甚者以東垣枳實導滯丸之類與補中益氣湯間而服之食去而虛証亦除是亦攻補兼施之法也醫者誠能斟酌權宜而處治之無有不安之理也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爲天母爲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成者父母元氣皆壯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

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嚴墻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筭其生死安危凡人之丁勳不詳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知壽壽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
 九氣素問舉五帝曰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柔憂則氣收悲則氣結九氣不同
 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對而成易書

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先哲謂諸痛為實諸痒為虛丹溪亦曰諸痛不可用參芪蓋補其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然則凡病痛者例不可用參芪等藥乎曰以上所論諸痛特指其氣實者為言耳如暴傷風寒在表作痛或因七情九氣拂鬱不得宣通而作痛者固不可用補氣藥也若夫勞役

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在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嚴墻桎梏死者尙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筭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爲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世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通諄諄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

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先哲謂諸痛爲實諸痒爲虛丹溪亦曰諸痛不可用參芪蓋補其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然則凡病痛者例不可用參芪等藥乎曰以上所論諸痛特指其氣實者爲言耳如暴傷風寒在表作痛或因七情九氣拂鬱不得宣通而作痛者固不可用補氣藥也若夫勞役

九氣素問舉痛命五帝曰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
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收思則氣泄驚則
氣亂勞則氣耗用則氣結九氣不同

傷形致身體解休而作痛者。或大病後及大瀉痢後。氣血虛弱。身體疼痛。及四肢麻痺。而痛。或婦人產後。氣血俱虛。致身體百節疼痛。等病。其可不用參芪等補氣藥乎。學者毋執一也。

或問寸關尺三脈部位。既得聞命矣。外有人迎氣口神門三脈。其位安在。請明以告我。曰。按活人書。左手關前一分。人迎是也。右手關前一分。氣口是也。又按脈經。謂左手人迎以前寸口脈。即知人迎在病人左手關前寸後之

位。診者右手食指與中指西岐之間是也。又謂右手氣口以前寸口脈。即知氣口在病人右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左手食指與中指兩岐之間是也。經又曰。兩手神門以後尺中脈。即知神門各在病人兩手關後尺前之位。診者中指與無名指兩岐之間是也。今人多不識此。或指人迎於左關。或指人迎於左寸。或指氣口於右關。或指氣口於右寸。或指神門於兩關相對者。皆非也。學者可不審乎。或問藥性有相畏相惡相反。而古方多有同為

一劑而用者其理何如曰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惡之我所惡者彼必畏我蓋我能制其毒而不得以自縱也且如一劑之中彼雖畏我而主治之能在彼故其分兩當彼重我輕畧將以殺其毒耳設我重彼輕制之太過則盡奪其權而治病之功劣矣然藥性各有能毒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惡者惡其毒耳如仲景制小柴胡湯用半夏黃芩生姜三物同劑其半夏黃芩思生姜而生姜惡黃芩半夏因其分兩適中故但制其慳悍之毒而不減其退

寒熱之能也其為性相反者各懷酷毒如兩讐相敵決不與之同隊也雖然外有大毒之疾必用大毒之藥以攻之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如古方感應丸用巴豆牽牛同劑以為攻堅積藥四物湯加入參五靈脂輩以治血塊丹溪治屍瘵二十四味蓮心散以甘草芫花同劑而謂妙處在此是蓋賢者真知灼見方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試以殺入也夫用藥如用兵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後存若韓信行背水陣也不善者徒取滅亡之禍耳可不慎

哉

或問當歸一物。雷公謂頭破血身和血尾止血。東垣又云頭止血身養血尾破血。二說不同。豈無歸一之論乎。請明以告我。曰東垣曰當歸者使氣血各有所歸之功之號也。蓋其能逐瘀血生新血使血脉通暢與氣並行周流不息故云。然又曰中半已上氣脈上行天氣主之中半已下氣脈下行地氣主之身則獨守乎中而不行也。故人身之法象亦猶是焉。予謂瘀血在上焦與上焦之血少則用去芎

上截瘀血在下焦與下焦之血虛則用下截之尾若欲行中焦之瘀與補中焦之血則用中一段之身非獨當歸他如黃芩用上截之虛者以降肺火用下截之實者以瀉大腸之火防風桔梗之類亦然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學者詳之

或問黃柏地黃之類俱忌鐵器蒸搗何歟。曰夫地黃黃柏之類皆腎經藥也。錢仲陽謂腎有補而無瀉。又曰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蓋腎乃陰中之少陰為癸養真元之水藏其所

以忌鐵器者防其伐木瀉肝恐于能令母虛也竟無他說。

或問本草所載竹茹竹葉及烹竹瀝皆云用淡竹夫竹類頗多未審何竹名爲淡竹耶曰東坡蘇公之方有云淡竹者對苦竹爲文除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我丹溪先生常用單筆俗名雷竹此淡中之淡者也此竹又名甜竹以其笋之味甜也別有一種水竹其笋味純淡故已上二竹皆可入藥用綠一實俱無辛辣之味故知其無毒故也如無一竹晚筆竹亦

可代用餘竹皆不可用也

或問嶺表烟瘴之地其俗平居無病之人朝夕常啖檳榔云可辟除山嵐瘴氣之疾吾儒有任於彼地者亦隨其俗而啖之果有益乎否
左平曰按本草檳榔味辛氣溫爲純陽之物善驅逐滯氣散邪氣泄胃中至高之氣除痰癖下行以治後重脫症之證如果有已上諸疾用之以佐木香芩朮等藥無不應驗若無病冲和胃氣斯夕無故猛啖吾恐反泄真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也嗚呼因習之弊死而

無悔者焉。羅謙甫曰：無病服藥，如壁裏添柱。誠哉是言也。嘗聞用藥如用兵，朝廷不得日而行之，以禦寇耳。若無寇可乎，而無故發兵，不惟空廢糧餉，抑且害及於無辜之良民也。戒之戒之。

或問婦人產後諸疾，古方多用四物湯，加減調治。我丹溪先生獨謂芍藥酸寒，能伐發生之氣，禁而不用，何歟？曰：新產之婦，血氣俱虛之甚，如天地不交之否，有降無升，但存秋冬肅殺之令，而春夏生發之氣未復，故產後諸證

多不利乎？寒涼之藥，大宜溫熱之劑，以助其資始資生之化源也。蓋先哲制四物湯，以川芎當歸之溫，佐以芍藥地黃之寒，是以寒溫適中，為婦人諸疾之妙劑也。若或用於產後，必取白芍藥，以酒重復製炒，去其酸寒之毒，但存生血活血之能，胡為其不可也？後人傳寫既久，脫去製炒註文，丹溪慮夫俗醫罔莽不製而用之，特舉其為害之由，以戒之耳。若能依法製炒為用，何害之有哉？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本草綱目
 去論其去其非其用何人其若其其其
 其不其而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醫學或問終

慶安二年

三月吉日

